

龚海,字岳庵,山水师北宗,颇具墨彩,道光年间寓居上海,创办“小蓬莱书画会”,邀集沪上雅人和画家参加,盛极一时——

# 清代海门龚海其人及书法

□黄继革

## 山水师北宗而颇具墨彩

壬寅炎夏,淮安博物馆副馆长陈永贤道兄微信于我,缘于之前拜托其关注海门及南通范围的乡贤字画向我推荐。日前,其在藏友处见清代道光年间海门龚海书法一件,“东西”不错,可惜有点残,价不贵,问我可要。乡贤龚海,之前我的脑海中没有概念,《海门市志》也无记载,百度“海门龚海岳庵”,有几条词条,雅昌拍卖上有记录,几件画作成交价也都在万元以上,拍卖介绍上写得很明确:龚海,江苏海门人。

顿时想起去年南通藏友李先生向我介绍过一件龚海的扇面山水画,是其之前在保利拍卖上拍得。永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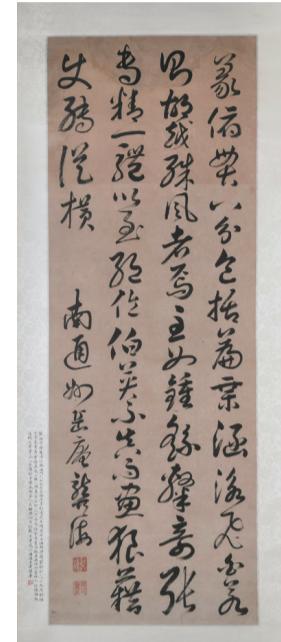
兄既是画家、收藏家,也是资深鉴赏专家,道兄说不错应该不错,有残属正常,年代的见证,毕竟170多年了,没多想,遂拿下。时有“赏乡贤字画消酷暑,寻古作丹青入新凉”之境,赏心悦目。

关于龚海其人,《墨林今话·续编》中有“小蓬莱”一条,可惜记述过于简略,云:“龚岳庵,海门(今江苏海门)人,山水师北宗而颇具墨彩。己亥长夏,同客上洋(注:上海)时,叙于小蓬莱,为消暑计,画手毕集,或泼墨作山水,或调丹写折枝,各擅其胜,亦一时盛事也。”《墨林今话·续编》为蒋宝龄之子蔭生执笔,由此推知蒋宝龄父子与龚海都是小蓬莱聚

会的参加者,其他参与的画家已不可考。

《上海辞典》记载:龚海,清江苏海门人,字岳庵。山水师北宗,颇具墨彩。道光年间寓居上海。与蒋宝龄于1839年创办“小蓬莱书画会”,邀集沪上雅人和画家参加。到1841年为该会书画活动的鼎盛时期。由此推算,龚海书作应在清代道光年间(1821—1851年)。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记载:龚海,字岳庵,江苏海门人,流寓上海,善山水,师北宗而颇具墨彩。

又,当代邱丰先生编著的《南通地方书画人名续录》说,龚海之画“高峰密树,笔带烟雨,丰韵苍秀”。



## 乡贤字画 收藏的意义

乡贤,是指品德、才学为家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。我们可以说,一个注重乡贤书画收藏的地方,才会是文脉发达之地、文化昌盛之城。

乡贤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根植于乡土、贴近性强,蕴含着见贤思齐、崇德向善的正能量。乡贤书画收藏,可以借助“书画”这个载体,唤起更多人对乡贤文化的重视和认可,进一步挖掘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。

目前,社会上有一些收藏家和文博爱好者对乡贤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,他们倾力收藏,起到了宣传本地乡贤文化、书画艺术的良好作用。收藏乡贤书画,“眼力”是基础,而“眼力”,只有通过努力学习、实践才能获得。

我们还得在收藏实践中不断向前辈学、向行家学。就像光看书本永远学不会游泳一样,光看书本却从不实践也不会真正懂得收藏之道。向书本学,向行家学,在实践中磨炼,日积月累,定会有所收获。最后,收藏要与研究相结合。乡贤书画,一般来说外地人不太会很深入地参与进来(相对名头大的除外),就是说,你的收藏过程,其实就是一个研究、推广乡贤艺术人生的过程。只有这样,当地的乡贤文化、乡贤书画才能为更多人所认可、熟悉、记载、传承。

## 龚海书法作品赏析

此作(见右图)系草书条幅,尺寸110×39cm,四平方尺多。内容是隋唐时期孙过庭《书谱》节录,应该是:“故亦傍通二篆,俯贯八分,包括篇章,涵泳飞白。若毫厘不察,则胡越殊风者焉。至如钟繇隶奇,张芝草圣,此乃专精一体,以致绝伦。伯英不真,而点画狼藉;元常不草,使转纵横。”

落款是南通州岳庵龚海,一白朱二方印,白文印:龚海,朱文印:岳庵。内容正文67字,因年久保存不当,上部残缺,少了18个字。

此文今译:因此,学书法还要旁通大篆、小篆,融贯汉隶,参酌章草,吸取飞白。对于这些,如果一点也不清楚,那就像北胡与南越的风俗大不相同,而属于两码事的性质了。至于钟繇的楷书堪称奇妙,张芝的草体荣膺草圣,都是由于他们专精一门书体,才达到无与伦比的境地。张芝并不擅写楷书,但他的草体具有楷书点画明晰的特点;钟繇虽不以草书见长,但他的楷书却有草书笔调奔放的气势。

## 龚海还是一位琴人

龚海还是一位琴人,知者虽寥寥,却也未见得多么出人意料。前有倪云林、董其昌,后有蒲华、王个簃,书画家而兼琴人似乎顺理成章。

晚清的上海玉清宫道士张鹤(静梦)所著《琴学入门》卷下有《检查龚岳庵先生绘赠山水遗稿》七律,题下双行小字注:“居南通州,精琴画,喜金石。”

诗云:“昔年莲社仗维持,谊重青云胜谒师。杏苑未忘留别韵,梅花曾记削繁枝。挥毫白发传衣钵,挥手黄

我们从书写内容来判断,作者是书法专业人士,对书法研究有相当的深度,在170多年前,一般人是不识字的,更谈不上对琴棋书画的学习和研究,非有钱人家或仕途人士莫属。综合相关词条,龚海应该是书香门第,专业书画家。落款南通州,籍贯划定,只是当年流寓上海。当时的上海,经济和文化数国内最发达,尤其是海派书画家云集,艺术鼎盛,龚海

选择去上海发展是正确的,可谓融入时代艺术潮流,而当时的南通州毕竟是偏僻之地。

龚海的这件书法取法也主要是《书谱》,《书谱》真迹,流传有绪,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,提出其著名的书法观:“古不乖时,今不同弊。”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。孙过庭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是相统一的。《书谱》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相当高,孙过庭的书法上追“二王”,笔笔规范,极具法度,有魏晋遗风,历代予以很高评价。宋米芾评道:“过庭

草书《书谱》,甚有右军法。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,此乃过庭法。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,皆孙笔也。凡唐草得二王法,无出其右。”(《书史》)

龚海草书相对于《书谱》,用笔略显厚重,整篇勾连不断,线条流畅纵情,笔法清晰,于笔画转折之处,自然流畅、爽劲凝重而不乏豪迈,方圆兼备,富有变化,形态多姿,得《书谱》个中三昧。

落款南通州,显示作者对家乡的思恋,游子在外不忘根。之后的张謇、王个簃两位海门乡贤的名字在书画作品上也时时可见,张謇一方常用印“通州张謇之印”,王个簃在落款中署上海门王个簃。

最后盖上的姓名和字号印也很精致,我们从用印的优劣也可以判断作品艺术之高下。古人云:字如其人。我们从龚海的这件书作中可窥见岳庵先生是处事有条有理,生活精致之人。由此,我们明白了《海门市志》没有龚海其人的记载,是因其在外发展,“开花”在上海,名留书画界。

我们还得在收藏实践中不断向前辈学、向行家学。就像光看书本永远学不会游泳一样,光看书本却从不实践也不会真正懂得收藏之道。向书本学,向行家学,在实践中磨炼,日积月累,定会有所收获。最后,收藏要与研究相结合。乡贤书画,一般来说外地人不太会很深入地参与进来(相对名头大的除外),就是说,你的收藏过程,其实就是一个研究、推广乡贤艺术人生的过程。只有这样,当地的乡贤文化、乡贤书画才能为更多人所认可、熟悉、记载、传承。

海门麒麟中学创始人龚绍康是否与龚海同为一族?或是其后人等等,有待史学界考证。